

南美洲情勢之評估

王建勛

一 經濟發展之分歧與整合

南美洲各國獨立以後，彼此之間，邊界戰爭迭起^①，不僅影響各國間的團結合作，且使各國原已有限的經濟能力，更爲枯竭。一九五〇年以後，各國間的經濟壁壘、人口膨脹、以及農業與社會的未能改革，使其無法應付轉變中的國際經濟情勢，而美國私人資本的擴張，又使南美各國的政治與經濟，發生很大的變化。迨至古巴赤化以後，南美各國更因經濟問題發展成爲社會騷亂，甚至引發共黨游擊戰，使很多國家面臨著共黨顛覆威脅。所以自六〇年代以來，南美各國都想改善經濟困境，排除經濟發展的障礙，並謀打破它們的經濟壁壘，以發展地區經濟合作，來克服各種困難。一九六一年，阿根廷、巴西、玻利維亞、智利、哥倫比亞、厄瓜多爾、巴拉圭、祕魯、烏拉圭、委內瑞拉以及墨西哥，簽訂了蒙特維多條約（Treaty Montevideo），效法歐洲共同市場，創立了「拉丁美洲自由貿易協會」（L.A.F.T.A.）。在最初階段，該協會確已鼓勵了南美地區的經濟發展，從一九六一至六五年，地區間的貿易，從全部貿易額中的9%增到11.3%。祇因各國關稅仍差別太大，富國與窮國的利益無法協調，進展仍很緩慢，不久即成停頓狀態。

南美各國不能真誠合作的原因，主要是經濟差異太大。那些較小的國家認爲他們的開發水準不夠，要求那些較富的國家讓步；而較富的國家如巴西、阿根廷等，則又認爲謀求本身的經濟發展才是首要之圖，否則與一些窮國合作，會影響它們本身的經濟發展。因此，接連於安第斯（Andes）山脈的一些國家如祕魯、智利、哥倫比亞、厄瓜多爾、玻利維亞，爲克服「拉丁美洲自由貿易協會」所遭遇的阻力，企圖發展它們自己的經濟合作，乃於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六日，在哥倫比亞首都波哥達（Bogota）簽訂「安第斯公約」（Pact Andes），開創南美各國間的區域合作^②。至一九六八年，五國同時批准此一計劃，並設總部於祕魯首都利馬（Lima），而成爲今日所謂之「安第斯集團」。

註① 進入十九世紀，南美國家間戰爭迭起；如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二七年烏拉圭與巴西、阿根廷之戰，一八六五年至一八六九年巴西、阿根廷、烏拉圭與巴拉圭之戰，一八七九年至一八八三年智利與祕魯、玻利維亞之戰，一九〇三年哥倫比亞與巴拿馬之戰。此外，還有厄瓜多爾與哥倫比亞以及玻利維亞與巴拉圭爲了邊界糾紛所引起的戰爭等等。

註② Robert L. Ayres, 'Development Policy and the Possibility of a "Livable" Future for Latin America.'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9 pp. 507—524

安第斯山脈國家，大多是農工業落後，經濟發展不良；雖然都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如石油、銅、錫、鐵等礦產，但多為外資所開發。而近年來，美國私人資本的擴張，美援的不斷削減，已引起它們的不滿。最先是祕魯因欲擴張軍備，遭到美國削減援助的制裁，且因祕、美的貿易逆差，引起祕魯財政危機，而使雙方關係，趨於惡化。一九六八年十月二日，祕魯軍方因不滿其政府與美國新澤西標準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of new Jersey)所屬國際石油公司(International Petroleum Co.)之談判，發動政變，推翻貝隆德(Fernando Belande Terry)政府，然後即以該公司多年前非法取得在祕魯的石油開採權為由，沒收該公司的油場及所有資財。此一石油國有化行動，對於其他安第斯山脈國家亦相繼主張限制外國資本，保護天然資源，發生了很大的影響。

安第斯集團最初的基本目標，主要是建立統一關稅、加速達成經濟整體化。預定在一九八〇年完全取消關稅的障礙，同時，在財政以及貨幣與稅制方面謀取統一，以共同創立地區的金融機構，推展地區的工業發展。至祕魯實施石油國有化行動以後，該集團始強調脫離外國資本控制。一九七一年七月五國協議先將外國企業轉變為混合企業，以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權讓與當地政府，等到十五年以後，即可無條件的收歸國有。至一九七三年，為爭取石油國有化而與美國海灣(Gulf)石油公司發生爭議的委內瑞拉亦申請加入安第斯集團，遂使該集團形成一個爭取經濟獨立的地區組織。

其次，一九六八年祕魯軍事政變的另一個影響，是祕魯軍政府要以非共產主義、非資本主義，去推行國有化政策。這對南美國家經濟發展的路線，產生了不同的反應，對某些南美國家的軍人政府也發生了示範的作用。在一九六八年祕魯軍事政變之前，有一九六四年的巴西軍事政變，一九六五年的玻利維亞軍事政變與一九六六年的阿根廷軍事政變；在一九六八年祕魯軍事政變之後，亦有一九七〇年的玻利維亞軍事政變、一九七二年的厄瓜多爾軍事政變以及一九七三年的烏拉圭與智利軍事政變。這些軍事政變雖然都是同一時代的產物，但是從一九六八年以後，它們所強調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的理論已與以前有所不同。例如巴西軍政府，首先是接受資本主義路線，從事工業化發展，要從工業現代化使國家從落後中突出。在另一方面，祕魯軍事政變以後的政府，同樣是要解決國家經濟危機與社會混亂，但是在理論上，却是以保護國家利益以達成全民福利為基礎，因而國有化即成為維護國家利益的一種象徵^③。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路線對南美洲國家分別發生影響，因而產生以巴西為首的巴拉圭、烏拉圭等國家與以祕魯為首的一些安第斯山脈國家，彼此對立的局面。然而南美國家內部的軍人亦有保守與激進之分，時常衝突，這亦是南美國家軍事政變迭起，政治動盪不安的主要原因。自一九七三年九月，智利軍事政變以後，以巴西為首的親西方勢力已告增強，但由於國際共黨的滲透與煽動，南美兩種不同路線的對立，反而更為明顯。

註③ The review of politics, "The new nationalism in Latin America", Vol. 35, Jan, 1973, pp. 77.

二 國際共黨的滲透與南美情勢的轉變

多年來，國際共黨對南美洲的滲透與顛覆策略，曾不斷的改變，一九六〇年代南美地區的山區共黨武裝叛亂，一九七〇年前後的城市暴亂以及一九七一年智利社會主義的「和平演進」，都與國際共黨的滲透與顛覆有關。然而由於俄共、中共以及古巴共黨間的鬥爭，已使南美洲共黨運動分化，造成共產主義思想的衰落，亦削弱了共黨本身的力量，結果均告失敗。

自一九六七年古巴共黨頭子蓋瓦拉（Ernesto Guevara）在玻利維亞被政府軍捕殺以及南美各國共黨武裝叛亂普遍挫折以後，南美洲國家由於經濟與社會問題尚未解決，仍是共黨蔓延的溫床。當各國面臨日趨嚴重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危機時，有些國家的軍人，為維護國家安全，而以保護國家利益來解除可能遭受的共黨顛覆，民族主義乃隨之而起。起初南美洲的民族主義雖然反對現狀，但普遍拒絕共產主義。國際共黨為突破民族主義的阻力，適應南美地區的特殊情況，乃採用所謂聯盟策略，容納所有非共黨的革命力量，企圖把以往的「無產階級鬥爭」，轉變為「民族解放運動」，然後再與其「世界革命」合而為一。

就以蘇俄而言，近年來，蘇俄要以一種溫和的策略，誘導南美洲國家從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轉變為民族解放運動；此一策略與古巴共黨的「革命輸出」以及南美洲親毛共黨的暴力行動，均格格不入。一九七一年，智利建立社會主義政權，蘇俄對其「不結盟」政策既無好感，亦不願其走上卡斯基的舊路，而成為另一個每日接受蘇俄二百萬美元援助的古巴。尤其是美、俄當時正在從事「和解」，蘇俄更不願意以一切代價，保衛智利的社會主義政權，而在拉丁美洲引起與美國衝突的危機。所以莫斯科只能利用智利阿葉德政權，作為「和平演進」的「櫥窗」。因此，一九七二年十二月，阿葉德訪問莫斯科，並沒有獲得莫斯科更多的援助和保證^④，而終於在愈陷愈深的經濟危機中被軍事政變所推翻。

但是無論如何，智利的阿葉德政權，以往依靠蘇俄比中共為多，因而智利軍事政變後的政府首先即與蘇俄、古巴及東歐共黨國家斷絕外交關係。而中共不僅與智利繼續保持外交關係，還乘機譏諷蘇俄，招致莫斯科的憤恨，且擴大了雙方在南美地區的鬥爭。中共反對「美帝」，更反對蘇俄，為爭取對第三世界，不斷利用各種機會，反對超級大國的「世界霸權」，尤其利用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資源國家與運用資源國家，以及各開發中國家間的矛盾，在南美洲地區大搞統一戰線。莫斯科為了抵制中共擴大第三世界的勢力範圍，一方面圖使古巴發展成正統的社會主義國家，使其團結拉丁美洲的共黨，並抵消中共的破壞作用^⑤，另一方面則以「尊重主權」與「不干預原則」，發展與所有南美洲國家的外交和貿易關係^⑥。

註④ 阿葉德訪問莫斯科，據雙方的聯合公報，蘇俄對智利的經濟援助，其範圍仍祇是限於某些工業及漁業發展。另外公報中雖譴責外國資本對智利天然資源的壟斷，但是對於阿葉德的銅礦國有化，莫斯科並沒有表示任何支援的行動。

註⑤ Le monde, Jan 31, 1974.

註⑥ Le monde diplomatique, Feb. 1977. p. 11. "Moscou devant la politique des Etats-Unis en Amérique Latine (蘇俄面對美國在拉丁美洲的政策)"。

不過，智利阿葉德政權的垮台，對蘇俄而言，仍是嚴重的挫折。蘇俄爲了保持其對南美洲革命運動的影響，仍不時要利用南美洲國家間的矛盾，尋找新的「革命基地」，以便傳播共產主義，激發社會變亂，進行赤化陰謀。所以在智利的阿葉德政權被推翻之後，蘇俄的目標就指向正在尋求蘇俄軍事援助的祕魯。

從一九六八年以後，南美洲民族主義興起，美洲國家間的關係，逐漸惡化，有些國家不僅在經濟利益上與美國發生爭論，且亦反對美國對南美洲國家實行軍事干預，因而它們不同意美洲國家組織在對付共黨顛覆方面，採取任何集體的軍事行動。在一九七三年九月，卡拉斯（Caracas）舉行的第二屆美洲國家軍事首長會議，有些國家更主張廢止相互援助的「里約條約」，因爲在「里約條約」下，美國對南美國家的軍事援助，經常不能滿足它們的需要，且在軍備贈與、租借以及購買上，有著極嚴格的條件限制，而迫使南美國家紛紛向歐洲購買現代化武器。一九七三年五月，尼克森總統致國會的報告中，曾指出拉丁美洲國家在過去四年中，向法國、英國、西德、加拿大、義大利、荷蘭等國家所訂購的軍備，已超出十二億美元，比它們在美國購買的多出六倍。尼克森認爲，拉丁美洲國家極其需要的軍備，不能立刻得自美國，但能自歐洲獲得迅速供應。他說：若干國家可能希望減少對美國的依賴，並且發展軍事供應品的其他來源，但是造成歐洲在這方面的優勢，乃是出自美國加諸於自己的種種限制，如每年出售軍事裝備的最高額，以及限制出售軍事裝備的信貸交易等^⑦。

蘇俄早已處心積慮的企圖在南美洲推銷武器。智利阿葉德政權垮台以前，蘇俄即曾表示願以極優惠的條件供應智利武器，但却被傾向於美國的智利三軍所拒絕^⑧。智利軍事政變以後，祕魯認爲，南美洲反共勢力業已抬頭，而巴西、智利、阿根廷、巴拉圭以及烏拉圭等國，更可能結成一個反共聯盟，將會對祕魯構成威脅。祕魯爲預防這些國家的包圍，乃向蘇俄購買武器。一九七三年，蘇俄即以極低的利率和長期貸款出售兩百輛中型坦克和小型飛彈（D.C.A. SAM-7）給祕魯，蘇俄的軍事顧問亦隨之進入祕魯。長久以來，南美國家都不接受蘇俄的武器，此次祕魯引進蘇俄的軍備，立即引起鄰國的警惕；尤其是智利認爲祕魯向蘇俄購買武器，可能試圖奪回十九世紀在「太平洋戰爭」（1879—1883）中所失去的領土，而感到憂慮，因而亦向美國和法國購買武器。玻利維亞唯恐祕魯與智利引發戰爭，使其難保中立，亦急於向外購買現代化軍備。其後，哥倫比亞、委內瑞拉以及厄瓜多爾亦跟著擴張軍備。此種軍備競賽，實因蘇俄軍援祕魯而來，不僅影響南美洲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相互關係，且將使南美洲長久以來的領土糾紛有一觸即發的危險。

註⑦ 一九七三年五月三日，尼克森總統向國會提出的報告（美國新聞處中譯本第一三五至一三六頁）。

註⑧ AP, Washington, Feb. 27 1974.

Le monde, Feb. 27 1974.

三 南美洲領土糾紛之擴大

近年來，由智利與祕魯的對立所引起的領土糾紛，有其長遠的歷史背景，亦有其複雜的國際因素。

一八七九年，祕魯與玻利維亞聯合對智利作戰，經過四年苦鬥，終於戰敗，不僅祕魯喪失了大片的土地，玻利維亞亦失去了它唯一的出海口，而成爲一個內陸國家。這些失土，亦就是今天智利北部從阿瑞卡（Arica）一直到安都法達哥斯大（Antofagasta）的週圍臨海地區。

戰後三國仍爭論不止，智利曾答應舉行公民投票，以確定這些土地的地位，但是却一直沒有舉行。直到一九二九年，智利與祕魯雙方達成協議，簽訂智、祕條約，規定把接連於祕魯的阿瑞卡地區，分成兩半，阿瑞卡以北的塔克那（Tacna）歸還給祕魯，以南的地區則歸屬智利，使兩國間的領土糾紛，大致獲得解決。不過，智、祕條約有一附帶條款，規定未來應以阿瑞卡和塔克那地區的三分之一土地讓給玻利維亞。此一補充規定，迄未執行，因而成爲今天三國領土糾紛中的主要關鍵。

雖然祕魯雖曾與智利就領土糾紛，達成協議，但對其所失去的領土，仍是耿耿於懷。而玻利維亞爲了要在太平洋尋求出海口，對於失土問題，亦曾多次與智利交涉，可是從一九五〇年以來，一直都沒有獲得具體的結果。

進入一九六〇年代，玻利維亞內部不斷發生政治鬥爭，經濟與社會問題，日趨嚴重，導致國際共黨乘虛而入。一九六七年間，即曾面臨古巴共黨頭子蓋瓦拉在玻國進行大規模顛覆的危機。經過這次共黨顛覆危機，玻國軍人已告分裂，左右兩派鬥爭不止，一再發生流產軍事政變，一直到一九七一年八月，班瑟（Hugo Banzer Suárez）將軍推翻托列席（Jose Torres）政府，才暫時穩定下來。但是班瑟爲制止軍中左右兩派的鬥爭，不斷改組政府，處境非常困難，所以他就冀圖以爭取出海口的問題，來轉移內部的政治鬥爭。因爲出海口問題不僅關係到玻國未來海軍與海運的發展，亦直接影響著玻國經濟發展的前途，其重要性實超出玻國內部所面臨的任何困難問題。因此他便發動一個全民運動，不斷向智利施以壓力，期能迫使智利在出海口問題上，對玻國讓步。

玻國的要求，曾使智利的軍事政府感到左右爲難，如果予以接受，將會引起國內的政治風波，和軍中的意見衝突；如果不予接受，則智、玻關係將會惡化，可能影響智利在南美洲的地位而陷於孤立。因此，智利希望巴西出面調停，並對玻國略加約束。巴西對安第斯公約集團的動向，固甚關切，但不願直接干預該集團的事務。直到智利軍事政變以後，巴西始採取經濟與外交攻勢，期能加強其與安第斯公約國家間關係的手法，來減少各國間的衝突。世界能源危機以後，巴西更與玻利維亞合作，修建一條從巴西聖保羅，通過玻利維亞，而達阿瑞卡的鐵路。一九七四年，蓋賽爾總統（Ernesto Geisel）曾先後邀請智利總統皮諾契特（Augusto Pinochet）及玻國總統班瑟到巴西訪問，促成了智、玻兩國元首於一九七五年二月在兩國交界處查哈那（Charana）所舉行的高峯會議。

兩國元首會晤後不久，玻國即於是年八月向智利提出具體建議，要求智利同意從阿瑞卡地區劃出一條走廊通往太平洋，玻國則以其原來安都法達哥斯大地區的失土，對智利作出讓步。同年二月，智利提出一個反建議，表示接受玻國所提出海口的要求。但是有一附帶條件，那就是此一走廊地帶應在阿瑞卡的北部，不得伸展到其他城市，亦不得作軍事上的用途；同時，玻國要以同樣面積之土地和鄰近的河流，作為對智利的補償。

智利的反建議雖不完全符合玻國的要求，然而班瑟總統仍認為智利已作了相當讓步，起碼有利於玻國能獲得一個出海口，而有意予以接受。可是當他在一九七六年十一月照會智利，決定以玻國南部波都西（Potosi）省的土地作為補償，以交換阿瑞卡北部走廊地帶的時候，馬上就遭到一些軍事將領的反對，而引起政治爭論。三個部長（軍事將領）為了表示抗議，辭去了他們的職務。又因阿瑞卡地區原是祕魯的失地，當智利以此事徵詢祕魯的意見時，更引發了新的衝突。

近年來，祕魯根據一九二九年條約，一直在向智利要求自由通往阿瑞卡城市的權利。一九七五年八月一日，兩國發生邊界衝突，情勢愈加緊張。所以當智利徵詢祕魯意見的時候，祕魯即認為智利有意要與玻利維亞和巴西結成一個反祕魯的軸心，故意把智利與玻國的領土糾紛，轉移到祕魯身上。祕魯當然了解：如果它同意智利的反建議，則無疑是承認阿瑞卡的現狀，使祕魯永無收復失土的希望；如果不表同意，則必然會得罪玻利維亞，間接的還會加深祕魯與巴西的對立；同時，祕魯同意或不同意，都可能引起國內的政治紛爭。祕魯為要把此一問題再推到智利的一邊，乃亦提出一個新的建議，即原則上祕魯同意智利的意見，但其條件是阿瑞卡北部走廊地帶的主權要由三國所分享。事實上，祕魯的新建議不提土地補償問題，一方面等於是拒絕了智利的反建議，另一方面則又刺激了玻國軍方，加強了他們反對土地補償的立場。

於是祕魯的新建議成了三國邊界糾紛擴大的導火線。先是由於玻國總統班瑟迫於國內不斷增加的反對壓力，終於在一九七六年十二月，悔棄前言，要求智利放棄土地補償的條件，同時，亦要求祕魯放棄共享阿瑞卡走廊主權的主張。而後，一九七七年九月，智利發表公報，對祕魯企圖擴大三國邊界糾紛表示不滿，並譴責祕魯的新建議是干預智利具有排他性的國家主權。至此，三國邊界糾紛已完全走入死巷。

四 南美洲情勢發展之展望

美國一向認為拉丁美洲與美國之間，先天上就具有某種共同利益，所以泛美同盟、西半球安全，早已成為美國對拉丁美洲政策的理論體系。可是近年來，美國與拉丁美洲國家的複雜經濟關係所引起在經濟利益方面的爭論，一直不能平息，因而一些以國家利益為主要目標的國家，就不願意再接受美國這種觀念^⑨。它們為擺脫對美國的依靠，地區性的合作即應運而生。

然而南美洲國家的經濟差異與政治理論不一，又無法達成地區性整體發展的目的。從一九六八年以來，共產主義、社會主義以及民族主義的相互衝擊，使南美洲的情勢更爲混亂；雖然各種運動都是要排除美國私人資本和多國性公司，但是在挽救國家經濟危機，謀求經濟發展方面，都沒有獲得什麼助益，結果亦都無法逃避失敗的命運。阿根廷的貝隆主義、智利的社會主義、祕魯的民族主義，均使國家經濟瀕臨破產，就是很好的證明^⑩。

一九七三年九月，智利社會主義失敗以後，資本主義勢力又在南美洲興起，巴西、阿根廷、智利、玻利維亞以及巴拉圭等國，都打開大門，准許美國私人資本進入。祇有祕魯、哥倫比亞和委內瑞拉，仍在強調經濟獨立和嚴格限制美國私人資本活動。祕魯唯恐安第斯公約被資本主義所瓦解，而使其陷於孤立，乃一方面爭取玻利維亞，一方面對智利施加壓力，但因三國間的邊界糾紛趨於惡化，其相互關係，亦深受不良影響。

從一九七六年八月，智利公然退出安第斯公約以來，智利與祕魯的官方報紙，已在邊界問題上，不停的相互指責，反映出兩國情勢的緊張。雖然兩國政府表面保持冷靜，但暗中却劍拔弩張，拚命擴張軍備，以便應付可能爆發的戰爭。

事實上，自從智利軍事政變後，祕魯與智利的關係即一反阿葉德時期兩國的密切友好，而形成敵對；蘇俄對祕魯的經濟及軍事援助更加深智祕兩國間的緊張。以南美洲而言，祕魯是唯一接受蘇俄武器的國家，在過去三年中，蘇俄除以非常低的利率和長期貸

註⑩

1. 社會主義領袖阿葉德當選智利總統以後，因在國會沒有多數，最初國會對阿葉德諸多左傾措施有很大箝制。阿葉德爲逃避國會的阻力，即實施一九三三及一九三九年間所制定的一些左傾法律，從事對壟斷企業的徵收，以及對大地主的干預，同時，他還主張修改憲法，把國會上下兩院改爲一院制的「人民議會」。很多重大措施如沒收私人土地、工廠等，都沒有經過國會立法程序。因此，中間派及右派所形成的反對派已與阿葉德處於對立地位。另一方面，銅礦國有化後，資金大量外流，美國技術撤退，所有國際金融機構均不再給予智利新的援助。因而，生產減少，物資缺乏，財政赤字增加，通貨急速膨脹。當阿葉德採取限價措施後，很多物品在商店或市場消失，而流入黑市。雖然智利人民每日大排長龍，仍不容易購得所需之物。憤怒的羣衆抗議物品缺乏，各大城市每天都有羣衆罷工示威。最後極左派與極右派街頭槍戰，十五萬婦女反飢餓示威，而終于引起智利三軍的干預，在「挽救經濟、社會、道德危機」口號下，發動政變，迫使阿葉德自殺身亡。

2. 阿根廷的貝隆主義，曾因推行國有化運動，國民所得重新分配，並反對資本家的剝削，而實行完全由國家統制的經濟政策，一九五五年終于把阿根廷的經濟帶到破產邊緣。貝隆遂被軍事政變所推翻。一九七三年九月，阿根廷大選，流亡在西班牙的貝隆乘機東山再起，他雖然不像過去那樣任性縱行，而要以穩健的作法來處理具有爆炸性的經濟與社會問題，但是他在國家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故意以一種模糊的概念來適應國內左右兩派的需要，因而反而引起貝隆主義份子的不滿，那些主張從貝隆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左派份子不斷製造暴亂，一直到一九七四年六月，貝隆去世，阿根廷仍然是一個分裂、混亂和充滿暴力的地方。貝隆夫人勉強接替總統職務，不久即被軍事政變推翻。

3. 祕魯自一九六八年軍事政變以來，祕魯沒有國會、沒有新聞自由、沒有選舉，甚而沒有健全的司法制度，領導軍事政變的陸軍司令瓦拉士柯(Velasco)完全依靠軍事力量來掌握政權。他的經濟與社會改革是依據一個從上而下的方法，使用壓力，拚命的要推翻祕魯長久以來落後的結構，但是又不能以一種新的結構來代替。結果各種改革即成爲「烏托邦」式的空想，造成更多混亂。經過七年的祕魯軍事革命，城市中的工人、安第斯山脈及沿海一帶的農民，生活並沒有什麼改善，祕魯人民大多對政府不滿。因爲他就任總統後，一方面實行石油及礦業國有化，一方面擴張軍備，而失去西方國家的援助，其不斷增加的外債重壓，財政愈加惡化。從而經濟危機所引起的社會騷亂，迫使政府加強鎮壓。但因軍中已發生分裂，一九七五年二月五日，首都利馬羣衆大暴亂不久，八月，他即被軍事政變推翻。不過，軍事政變後的政府態度雖較前溫和，但其政策與瓦拉士柯時期，並沒有多大改變。因而，當前祕魯仍處於因財政困難所造成的經濟危機之中。

款，出售坦克和其他武器給祕魯外，最近又以卅六架S-129型戰鬥轟炸機供應祕魯，蘇俄在祕魯的軍事顧問，亦愈來愈多。因而引起美國的強烈反應。紐約時報對祕魯向蘇俄購買卅六架飛機的事，曾加抨擊，並建議卡特總統應將安第斯山脈國家的軍備競賽，作為優先解決的問題^⑩。而最近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布朗亦提出警告，謂新的蘇俄戰鬥轟炸機供應給祕魯，將會增加蘇俄對南美情勢發展的影響。

誠然，當前美國與南美各國的關係，普遍都不良好。卡特總統的人權外交，不僅損及美國與南美國家的傳統睦誼，亦影響了美國與南美洲國家的軍事關係；巴西、阿根廷、烏拉圭、智利等國家，已因抗議美國軍援附帶人權條件，而拒絕了美國的軍事援助。另外美國與巴西間的核子擴散爭議，亦損及美巴間的傳統關係。本年十一月廿四日，美國國務卿萬斯前往南美訪問阿根廷、巴西以及委內瑞拉三國，亦未能圓滿解決這些癥結性的問題。

相反的，蘇俄則在利用美洲國家間的矛盾與南美洲的複雜情況，加緊向南美國家滲透。一九七六年二月，布里茲涅夫已在廿五屆共黨大會中聲言，蘇俄要支持那些爭取經濟與政治獨立的國家，並表示歡迎這些國家在國際社會中擔任更多的任務。蘇俄要以一個全面的經濟與外交攻勢，改善其與南美洲國家的關係。迄今，除智利與巴拉圭外，南美國家都與蘇俄建立了外交關係。同時，在經濟合作方面，阿根廷與蘇俄貿易急劇增加，玻利維亞礦產多輸往蘇俄，委內瑞拉與蘇俄已簽訂貿易協定，巴西開始進口蘇俄的石油，祕魯除接受蘇俄軍援外，並正以蘇俄的援助發展水利發電。因此安第斯山脈國家幾乎都與蘇俄展開了貿易關係。一九七六年蘇俄與南美洲國家的貿易已達十二億美元，是一九七〇年的十五倍^⑪。所以美國若不重估它對南美洲國家的政策，則未來南美洲的情勢，恐將會有更大的改變。

值得注意的是，已因石油而暴富的委內瑞拉，在拉丁美洲的地位，已愈來愈為重要。近年來，委國以其石油外交，推展拉丁美洲經濟體系，期能超越原有的拉丁美洲自由貿易協會、安第斯公約以及中美洲共同市場。目前已有包括古巴在內的廿三個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國家參加此一經濟體系，不過各國對該體系應否保持與美國合作，仍有歧見。最近委國總統貝瑞斯（Carlos Andrés Pérez），曾在美國國務卿范錫訪問巴西前夕，搶先到了巴西，並與蓋賽爾總統舉行會談。結果兩國簽訂了經濟、技術合作與友好協定，並協議亞馬松公約（Pact Amazon）^⑫，俾使巴西、委內瑞拉、玻利維亞、祕魯、哥倫比亞、厄瓜多爾、蓋亞那及蘇利南（Surinam）等國聯合起來，從事南美洲六萬平方公里地區的合作。此一公約如能實現，則南美洲整體發展，可能又會出現一個新的局面。

註⑩ New York Times, Nov. 23 1976.

註⑪ 同註⑩

註⑫ 南美洲的亞馬松河被稱為世界第一大河流。它起源於安第斯山脈，經過祕魯、哥倫比亞、巴西而進入大西洋。全長約七千餘公里。因亞馬松河流域甚廣，支流繁多，幾乎與所有南美洲國家的水域相連。所以亞馬松公約，正是安第斯公約擴大的一種象徵。